

大題三萬選

公孫上

公孫且問曰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晏子集

夫子當踏於齊 六

富文集 李 雜

夫子營路

墨林集

公孫丑問曰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墓草集 宋應祥
大賢不屑以齊臣自許相許者真齊人見矣夫孟子當路管晏之為
固失斥也乃且以是相許是誠齊人見哉且戰國有孟子學宗洙泗
者也一切富強之術夸詐之謀皆據而弗屑道則凡遊其門者立至
必卓識必深持論必大有以知聖賢之真掌斷非駢虛小補者若
所可繫長而較短豈至震乎流俗聞於唐近而舊漢之淺陋一失口
而致被誚於師門也乃公孫丑之間則獨異夫丑學於孟子者孰不
子之抱負齊人繼不知丑必如之孟子之標期齊人繼不知而疑之
丑必深知而信之則雖生於齊長於齊識見必超乎齊人之上矣何
為當路一問竟以管晏相許也噫是何陋哉彼蓋謂學士高談經學
而潤疏寡效膺鉅責而遺諱遺羞夫子固為歛風者也則隆特詳
於明廷當必與顙上名稱策維賢相奇勸其著研常而不難後先舞
映者丑於此竊私衷祝之抑以為儒生侈語隆平而法制紛更當大
任而一籌莫展夫子固措置裕如者也則樹勳名於渤海當復觀形
裳盛會振角興歌偉績同銘朝野而不負夙昔襟期者丑於此竊拭
目俟之曰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是以管晏並孟子者而未敢必孟
子能殊管晏也嗟斯言也斯憲也微特寒情離輶竟不知帝師王佐
大儒之學養有真而侍立門牆來由化其功利之私猶是隱澗之無
語抑且才識拘虛既不如鷄地經天名世之規模自大而周旋几席
竟輕測乎師儒之量不免賢哲所鄙夷孟子曰子以管晏許吾子直
甘居齊人者矣晚近而抗議皇古鮮不謂登三咸五論議半屬浮誇
不知非誇也天民大人之業建樹自有真耳孰意子之固於齊也耳
所聞者管與晏之名自所觀者管與晏之事縱匡居不乏詩書之化
而驚以為盛則曰寡二少健激以為奇則曰超前空後同聲附和不
但知有國召之隆矣生三代後自命何如庸衆稱之無足怪若儒者
舉文推繢豪傑或生鄙薄之思而震其虛聲曰青州元老時其餘歸
曰海岱偉人極意揄揚豈尚知有禹臯之盛乎諸聖賢書所學何事
舉世推之不足貴矣吾徒惑之殊可駭也瑣瑣者真齊人唐哉

夫子當歸於齊 六節 富文集 李霖
大賢所自許於齊者固迥出門人所擬外也夫管晏之以霸顯稱
也而丑援之以期孟子亦知王齊若反手乎且夫高自期許之言
聖賢所不道而要無容姑託於謙遜至令人降格求焉而自誣其
力之所能至誠以世俗之見無當於高深故寡度之餘不妨於直
任也昔孟子久於齊亦銳銳乎嚮用矣旁觀者特未知其以齊而
宏遠謹矜果居何等也於是門弟子若公孫丑者乃竊竊然以管
晏之功進推丑之意豈不謂管晏者得君行政赫奕一時豐功偉
烈輝煌千古齊之士大夫未有能紹其前徵者故舉是以為孟子
顧予然而告之人有一比假手於仲而艴然不悅若曾西義又何
以稱焉甚矣丑之為齊人也齊人則祇知有管晏齊人則祇知以
君霸以君顯為莫大之功然而不知其卑為已甚也嗟乎士君子
以韋布之身無尺寸之柄自顧亦詭乎小耳及流覽觀史冊見有
若高山乘馬之經綱功在一國矣衣裳丘車之號召功及天下矣
即不然而嘉謨傳於英也微聞溢於鄰封此而謂大丈夫得志於
時者之所為也其誰不羨焉而孰知自孟子言之乃真有不足顯
者且真有不足為者哉何也以齊王猶反手也夫以齊霸以管
晏若以齊王者之高且大彼晏子無論已即謂為霸者亦必得君
如彼其專行國政如彼其久乃庶幾得志焉獨至於以齊王也反
若有極天下之至便而不待再計決若使誠如孟子之言則其貌
管仲晏子而以為不足為者豈過論耶豈過論耶然而丑益不能
無疑於其說矣

震齊臣之功者，欲以其功許大賢也。夫孟子當路，而僅以管仲晏子自許，子丑則謂功至斷已極也。震齊之曰：用世者才也，用才者權也。有其才而無用世之才，則才不優；有其才而無用才之權，則才不能。有其才又有其權，而不恥古人之才之盛者，以目窮制才終不疑。且嘗於一隱處之才於董叔，而未敢輕以相屬也。乃觀夫子而竊有幸焉。夫子欲用於齊久矣，齊之相需大子辰矣。且重望夫子，因重望夫子當路於齊。夫子抱負之奇，何難得位而建富強之業？惟事惟不懲斯美矣。其繼微耳，設也裕隆，惟號齊君舉國以從。必如何而使醍醐卽臺之邦，再振雄風於表漢？以夫子位置之高，不屑隨俗而效縱橫之術。惟荀柯未嘗終難言夫利濟耳。設也屢詭辭。蓋夫子秉時而任心，何如而於擴大疆載之時，獨行偉績以匡扶？且夫所以許夫子而難當也，適非管仲娶妻之功不可。蒙使之曰：命也。雖可駁，不以自亂前人之勳業，莫非後人取法之端。以管晏不世之才，建立初不在一刻，一夕而有志者事竟成。已往之威煥，不妨作令職之新政，兩也。夫子必任之而不疑，此經歎之克樹也。惟自審必無不富與占之倚賴，無非吾人分內之圖。以管晏非常人，其姓名亦不在一鄉一邑，而有才者固為之平居之屬望，不妨在他們人行道旁也。大丈人與之已熟，其大抵功之震古錄今者，必常在人耳目之兩管晏，因其見於聞者，其人必中有管晏。人目中無管晏，則視之猶管晏之功，遇至難再顯也。自有夫子而管晏不能專美於前，即有管晏而夫子不妨顯時於後。夫子而當路乎，即以夫子作管晏可也。而得不鄭重期之大抵功之信。今傳後者，必獨出人意言之。譽管晏之功，遇至難再顯也。人不敢效管晏者，必不能忘管晏。遠而計之，譽管晏之功，赫赫若前日事也。自有管晏而夫子儼成格之可，猶賴有夫子而管晏幸流風之不墮。夫子而當路乎，即以管晏例夫子可也。而能不遜回處之夫子，自審之可復許乎。

管仲之功可復乎

卷之二

道生黨和，制權
矣。大營舉之功，亦何足數。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生於齊者列於齊其人與

卷之三

豈不如者狀狀常路於將以觀斯不妨以管晏進矣此復許之間所由舉難若曰丑之辭抑國之來道也久矣猶憲國之中有懼相業楚輔謂前賢既往後之人無復繼起而不知世無非常之林自無非常之業苟有聞生名也此若假斧柯於茲土自能遠蹠跡於當年輝映後先古今人莫不少讓也且於是不能無疑於夫子自夫子當路於齊夫夫子之所可稱者固自有在然獨不思齊之中固有卓絕一世者哉夫不有管仲晏子之功哉論管晏之事某列國所重盛世所輕然而齊君臣故為寡都管之外惟一晏晏之外惟一管也則溯遺範於先朝耀世守有國高終雖繩前繩而步武論管晏之勤名策士所矜儒生所取然而齊人民仰而望者管之後祇一晏晏之先祇一管也則猶宏猷於往代故強宗有旌麾誰堪撫遺蹟以追蹤若是管晏之功無復許矣而夫子何如者勤學壯行之願祇屬空談一旦得位東時將隨地張經綱但不難捐貳半諾爲一國立富強之策此亦歛世之苦心也而道遠數百載先後或成相望之為長民補世之懷遲久未副一旦宣榮布化將經邦據抱歸似不妨始從橫處爲一時消禦利之休此亦生仕之報恨也而落落一二人生今遂合同符之契以言復許可乎百年非不知道高德東方朔與董疏並列懷契悟道以期昭明臣良之會合然而遭非備措施祇在點漏矣吾懦區區為懷稿在稿字乎累皇令試從捭闔諺構之際而忽觀公侯中榜朝野輒用彼聊攝姑尤熟不拜手而揭偉請夫子而熙流儀也是管晏之舊依記復有音矣其亦可稱職無渝也非不知望東方德方將與尹呂昌驥周召並集以敷重華風虎之休焉然而遇合雖切辰布但安賴下疑措士安全有上托則謹守平情誠今試從刑名法術之逆止此可復許乎敢以質之夫子

人乎乃今則直以齊自圓矣故孟子斥之曰天下有伯命不凡之地而未必也蓋其忘趣誠見有超出于尋常萬物者而吾猶有疑惑於子焉子非生於齊者乎雖生於燕豈不缺以齊人目子也猶邵子哉豈無鍾毓之號以齊之久鮮人無吾且有望於孔子而能大過人子不啻高圓於齊也質反夏極豈不見闇之腐以子之久難齊地吾何敢輕曼天子子而能善謀齊或者有操於子也乃今則有以目子矣過物不域地以生才自古一鄉一邑而有篤生賢聖之人則鮮不為低徊憑弔至其地而生嚮往之誠若莘之野濱之渚亦誰不樂溯其桑梓也乃子於齊則何如乎便以齊始而不以齊終則齊之人亦將推而遠子以為此固非齊之所得而私吾而何以一槩以齊盡子之面目不啻為蕭星而曲縫君子嘗居方以辨德自古或出或處而有轉移風俗之休則鮮不為譖歌思慕指其處而翫謠烈之任若國之旦召之輒方且取以名其都邑也乃濟於子又何如乎使居於齊而能為齊重則齊之人必且表而山子以為是固非齊人所博而據者而何以一稱乎子覺齊之族類其不與隨流而揚波是則我坊道子於英豪之流而子甘進處於庸俗之流子則陋矣以齊之陋而道以成子之陋則子之不幸而生於齊也吾尚猶憐子之殃乎齊人也今而數其誠齊人已張方引子於達大之途而子終每居於庸流之塗子則詐疑以子之醜而益以形薄之鄙則著之不幸而稚有子也吾固疑子之未免為齊人也今而信其誠齊人已嗟乎廟大祖之林而猶見充牋搔擾下之宮瞻龍矣蓋子誠齊人也不然何第知有管叔子

子識人也。二句

崇文集

子賦舞人也

文集集 莫村

知管仲妻子而已

大迦金聲 許燮采

齊人而僅知齊人。固於齊者也。夫公孫丘所知者不止齊人也。乃作曰管仲娶妻。豈其固於齊者乎。且夫人之所生地足以限之。而人之所知地不得而限之。惟其不得而限。則為齊人者或不知齊人。惟其不隆則為齊人。雖當不僅知齊人。夫以齊人而能知齊人。固不失為齊人。然以齊人而但知齊人。又有愧於齊人。乃不料齊人之所知者。僅關於齊人中。而不能超乎齊人外也。抑何足見之。小也。管仲娶妻。何功乎。而子以復許為問。子誠知管仲娶妻矣。余今夫吾子齊人也。而管仲娶妻亦齊人也。有今日之禱。必有前日之齊。儒皆秉行仰止。近之在一些。遠之即在乎。校正不苟。更涉拘泥。置此身於叔重之間。而上薄商賈之始祖。有齊國之人。必有他國之人。每折博詰。周旋約之。在一邱棋之即在天。尤不得心甘流俗。其咎於見闇所懷。而竟忘寰宇之遠。賢愚則子所當知。豈將管仲導子而已哉。且夫吾子齊人也。而管仲娶妻亦齊人也。齊人而有管不齊人之光。也。齊人而止有管不齊人之羞也。管妻而僅有齊人知。管娶不遇管妻也。齊人而但知管妻。齊人將詳於齊人。斯人以相術之在我也。與天為機。與古為徒。與人為徒。識見既短。必過出時流之外。才更有一定而舉凡泛泛然。始之口隨唇滑。和能不能。拱我神跡。而以習俗之修人也。父老之傳。鉢囊之鉢史。書之嚴品。詳失。過為後世所掌。無獨苟無偶。則即此庸庸碌碌之傳。眾口交推。亦不帶生其弊。不妄用是為子楷焉。天下有非齊人而知齊人者。多也。不謂管娶為不庸哉。妄用是又為子革焉。天下有齊人。而不知齊人者。多也。不謂管娶為不庸哉。妄用是又為子革。僅知管娶相尋。不僅知百里。遂忘管人。不僅知瓜。忘趙良。而不子。則趕步驟趨惟。知管仲娶妻也。于固齊人中之躊躇者也。不然。當世知管娶者甚多。不謂管娶為不庸哉。妄用是又為子革。馬。天下有齊人。而不知齊人者。多也。不謂管娶為不庸哉。妄用是又為子革。將論淮揚。而但知齊之有絕。論兵法。而但知齊之有橫。論相業。而但知齊之有凡。而子則出類拔萃。尚知有管仲娶妻也。子又齊人中之躊躇者也。不然。今日如管娶者已少。或且并管娶而忘之矣。子誠齊人也。知管仲娶妻而已矣。

文集集 黃封
子論齊人也。以蒲齊人者蒲門人其人深足厭矣。大丑為齊人固無其不然者。齊人者也。孟子以齊人薄之。並深鄙其人乎。曰士生古人後大抵高自位。蓋以古人自命者也。不幸而不忘古人。則必為今人中之古人。必不爾為今人中之「人」。俗人奈何。一獨子詎殊覺長為仲人以沒世。吳啖犀。獨子以齊人目我。而我非齊人也。吾遺金夫子。且夫子固生於齊者也。一時服齊之服。行齊之行。言齊之言。出入里巷間。未聞長者之遺風。以超出乎流俗而所遇者。惟驢馬走狗之徒。擊筑吹竽之輩。相與處處其中。即有二三父老。儼然為後生楷模。亦不過長於齊。固於齊。終於齊者也。嗟子而為齊人。則固然無足怪。洎乎張子負笈從秦游矣。則吾黨之士孰不懼而羞曰。此固偶國偶為齊人。非常為齊人者也。顧祖德父莫不望而喜曰。此固始為齊人。不終為齊人者也。而子也。聞惟善念。免忤儒退而嘲先王。刺古賢。亦當世所謂賢豪間者也。亦何至於賤滔郎舉。問袒其陋。而不知其不任於齊心。猶任於齊也。子不學於齊。尤尚固於齊也。夫人謂齊賢者。所學何事。竟不思超然拔俗。而與庸碌浮沉。苟狃里基朋儕之見哉。嗚呼。吾向者謂子之故為齊人也。望子之不為齊人也。而察子之。仍以為齊人也。且適周其為齊人也。子誠齊人也。世固有生於齊而降為齊人者。庸庸誠誠。詎能自返其成風而子則何如乎。數十年考古有真諦。欲一決其便就輕重之體。乃不料向所習而成者。迄今而猶然如是也。縱為齊人。則臭味無差。孰不知程陵之苗裔。興亦有長於齊而不為齊人者。落落漢室。必欲自拔其故君。而子則何如乎。半生家譜。有重諱缺。一派真六博器闡之風。乃不啻皆所習而間者。至今而依然如故也。指為齊人。則幸矣。豈不識無權之屬人。如管仲晏子。而此外尚何如哉。

門人僅知齊桓亦齊人之知而已夫管仲晏子齊人無不知也丑之知不外是非猶是齊人之知哉且凡人之知極於近必極於遠安於智必失其真非遠深足蔽也不能化其逝而後為近而失非真之盡失也不能破其謬而遂為智治髮此其理更人昧之君子謂之乃不謂自負君子之名亦等眾人之見直廢舉卑不足道此我何以子為齊人哉誠以齊人祇知有齊齊以外不知也祇知齊人中有人齊以外有人不知也人情於素所向慕之歸往往執而不回不克破其成見雖有守先待後者顧乎其既終豈能猶避一毫此知之有所限也齊人之於管晏固如是也人情於素所愛憎之人往往厚薄二上不敢稍有搖動雖有幼學壯行恭嗇乎其能翫譽與抑美此知之有所狃也齊人之於管晏固是也吾見子猶為齊人必有超出乎齊人者則齊人賢知之人奸邪人不知之人子必以為不足奸邪人不知之人子必以為重之者僅在管晏晏子處晏子既為齊人必有輕於乎齊人者則齊人賢知之人必因子之不足而不如求其知者人不知之人又固子之所當知而爭翫於知者何相而尊之者紙在管仲晏子也吾人請當明理之優必深悔從前之粗鄙決然而改圖况功利營詐之風日見其甚使於此而無特識且不遺流所極無所底止乎為吾徒欲當不知若何審慎矣乃不遺子之學在身心子之志在管晏若人人可以學習仲人人不能或學管仲人人可以學晏子人人不能遺晏子之志在詩書子之心在管晏若人人可以比管仲人人未必即能比管仲人人可以比晏子人人未必即能比晏子吾承成子之知處也五蠹之繁童子著城廬不以一時動樂肢脚證明致清小補闕處之則習俗移人賢者不染暮當以一己相傳此他懷念精其正謂明道之功子欲為我期其母存齊人之見也可

卷之三

知音仲尼

或問平晉

或問平賈

同文書局印

欽定四庫全書

二
一

卷之三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斥所知之小見此外大有事業也。夫管晏之事業一齊人之事業也。五所知者狃此所不知者太豈少哉。且吾儒與人家國不當自命為三代以下人也。其事當觀法三代以上之人。其業當追配三代以上之人。其胸襟識見則又當抗據三代以上之人。而商論三代以上之人。否則誠圓乎今論固平俗。蓋無當於勤學壯行之志也。管晏皆齊大夫。齊人之但知管晏而稱之固宜。吾不啻子在吾門而亦不能出齊人之見也。負笈就嵩山之仰鄧磾之間。有游迹矣。不謂為一身端趨向師範。初不任齊為百世建事功。何志向則仍任齊也。所如何小也。讀書自前古之賢唐虞之際。按心源。不謂嗚晦聞萬古之胸襟。期屏迹掩幕。論一朝之才識力。尋常也。折如何限也。然則子無他長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千古功名之際。斷不因官家異同。徇判成衰。吾觀叔氏之興也。益推益復。里閭子氏之盛也。首溯仲尼伊尹。今雖時移世易。而佐紙台者永懷良弼。肅矣正者。永念而曉知其人。不以時代限。實其人未嘗自限於時代也。若管晏者。則自限於齊也。何為乎徒知之也。從來輔佐之勤。亦不因世遷。漸汚。稍升降。吾觀武王之隆也。厥有周旦召公。宣王之興也。厥有方叔召虎。今即人往風端而言。永清者必推其純念中興者。必溯其勤。知其業不以隆污異世。其業未嘗稍與夫隆污也。若管晏者。則自超於異也。何為乎僅知之也。吾亦知管晏之為游國傑也。特子以當路期。而私知有是。是猶管晏所患。既失政在東道之始。妄知春秋。託始之微。固道虛明之憂。吾知眞風寄慨之遠。管晏外正多事。豈奈何自域見聞也。已矣。子長為渤海之人而已矣。吾亦知管晏之為晚近才也。特子以當路期。每所惟知有是。是以管晏為極矣。夫幽治而富。最漸加吾知。賢人之處。為抑而禮樂兼備。吾知聖人之心。管晏後。豈無祖述。奈何自固方愧也已矣。子真為跡澗之人而已矣。

或問乎昔一辭
飲瓊集卷本編
尊賢而抑蕭何言有足述矣夫或人所言子路管仲不可同日譖也明甚然非背西又孰知所畏者在彼而所幸者乃在此耶故為五迷之曰人之自處莫不各有其真也不得其真而或則處之於高又或則處之於卑則在我然歸於廉定而任彼亦有所不足古來賢豪間者淥沒於庸眾人之擬似可勝道哉子知管仲乃敢比於是夫比予輕豈聖賢無人而云管晏耶獨是吾以為不足道而子願藉撫稱道弗良兩者未有以決也庸詎知時人中已有方人如彼者乎且予以爲不可譖而我顧以爲卑之誠足高論其說孰從而信之不庸詎知古人中先有實報我心者乎蓋嘗聞諸管西與或人之往復矣或之間曾西也始則曰與子路孰賢再則曰與管仲孰賢於管仲之先而言子路則或人固非但知管仲者也然何以子路之外必及管仲似或人猶未能顧乎齊人之見也則吾又不識或人之視曾西鄙高平卑乎如其高視曾西也則是耽博西於子路不得已而及其他如其卑視曾西也則是比曾西於管仲而姑惜子路以發其端也然自管西聞之一則聳然而一則絕然矣其楚然者何也以爲子路之學於孔氏言必稱先王行必規大道吾先子周旋其側且播不敢易之况吾黨不違先人而最忘其固陋而漫列於贊人君子之林乎此其所以蹙然而不安也其絕然者何也以爲管仲之出而國君往上則爲我所敬爲歷年則沒齒而後已此誠千載一時不易追之佳會卒祭何名爲天下不而徒發其小廣以自覓於山高叢民之駕乎此其所以蹙然而不庸比於是也而吾獨患夫或人者方謂曾西之賢不得之於由必得之於仲又冀竚其二者總無一當哉雖然由前之逐舉吾徒而不之贊則吾獨遇曾西之聽然而不悅者益惟不勝也

或問子會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聖門重道然其以賢與賢可述焉夫曾子與子路同學於孔子而
曾西又宗曾子之傳者也因或問而稱先子之所畏不可見道疏
之重乎孟子若謂子生也晚未得為孔子徒而私淑諸儒之遺訓
每不憚固發生敬因故生畏矣今試為之追溯焉其一堂飲學術
之施後人守家法之正者稱得之於擬議闡顧間也子第知管仲
晏子誠以子固長管仲晏子之嘗路於齊也然亦知仲尼之徒之
可畏乎何言乎仲尼之徒可畏則以仲尼之徒固當畏仲尼之徒
者也何言乎仲尼之徒畏仲尼之徒則以曾子固畏子路者也曾
子何畏乎子路於箕拂曾西之言見之曾西何言乎猶則以或人
嘗以唐子與子路孰賢問也今夫人有非常之經術而僅有非常
之虛名若子路者上之未嘗納忠信有招搖懷遠之策自結主
如次之未嘗出謀發慮有攻城野戰之功聲施列國下之又未嘗
招贊惟能接眾上賞取尊官厚祿以為交遊光榮跡其一言服邾
不過小試之地三年治通無與大道之行或人一問將毋有見於
子路之無足畏乎而抑知畏之者固大有在也賢者之崇尚在道
德不任勳名故論事掌經論未隆當代而平日之操持學問早已
足同堂恭敬之聖儒者之宗承重家學不重世情故雖聲滿閭閻
木著朱紱而偶惟先世之執衣良朋無敢存一時輕慢之念不然
曾子固聖門高弟也一貫之博吾家少龍與聞也內修七政外行
二至不讓於治賦之本知方之暮也曰省吾身不下於閭過則無
服衣弱耕春忘承繼不減於雄冠剝頭百里負米以奉親也而又
何畏乎子路曾西又何為釐然稱吾先子之所畏以對或人參吾
於是知曾子之畏乎路者畏其友之善學聖也曾西述先子之所
畏若畏其先之所畏以明道統也是皆仲尼之徒也而或人烏是
以如此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荅英集 莊

穎河傳比類久也

荀子賢者以相衡其所知若有造矣。曾西與子路賢否不同均之賢也。孟子或人之間不較且之所知為優乎。蓋謂凡舉古人以備今人必舉勝乎今人者。蓋以相衡亦人情之大較也。夫古人不以書勝今人而例今人者貴。從乎其源則雖持論之意不專屬於一人而必舉聖門最著之人以為據起。具所知已差隔一焉。子居知管仲舉子是以子之所知者為賢也。子之視夫子何不若或之視曾西哉。或之於曾西也。相與者諒。非一日。曾西之自命英未也。或知之矣。如其自命不凡。特以互證參觀者。使之反求其品節而設身處地。既若從卜氏拔燭即明。授傳之外。以自託知人。且素志者亦非一端。曾西之抗懷前哲也。或知之矣。知其抗懷有根。則使相提並論者。豈能姑舍平復株而度理揆情。不妨沿回賜執危師高執愈之詞。以自居而已。此或之期乎。曾西所由先舉子路。故入苟狹流俗之見。以相士則平生識鑒不無誤。規布衣被蓋見夫帷冠劍佩。未垂廊廟之勳名。而竟中有高子子路者。商榷又嫌於太極。則何如。假此為例。確寢其軒輊之微。分乎是間焉者。不滿於子路而姑以之試曾西也。此非或之意也。人既以先賢之名相周旋。所登肯應求。不敢輕毫。蓋誠見夫絳韻鼓瑟。同衍尼山之道德。而竟中存下子子路。蓋對舉似覺其不倫。則何如。先其所難。詒其品題之何似乎。是間焉者重視乎曾西而首推之。以子露也。此則或之心也。然而吾不敢謂或之真知子路。而始問其孰賢也。天下之能為子路者。莫以遙遠相望。之。將於子路。核其真並破於曾西。探其實也。或之探測亦機微然。而吾不敢謂或之不知子路而姑問其孰賢也。天下之可擬曾西者。何限也。以行行自負之子路。與臧短而榮是而忠信之懷。若以子路為眞明決之概。若以子路為程。不如子路者。如斯乎。或蓋謂治賦僕。何必非春秋之人。惟吾子分同私淑。庶幾為謂。則辭難曾及。非謂子路之後。紕未定。正以觀曾西之於子路。向背何如也。或之位置亦慎哉。至聞曾西之對。而始及管仲。或豈僅知有管仲哉。

吾先子之所從之曰。然則吾子與管仲。曾國。漢。寧先賢者。非自小不大降格而苟許與也。夫稱先子之畏。特不畏也。當子路耳。未嘗欲以管仲自處也。何或人乃降格而擬所與乎。今夫聞名賢而生畏心。勢必不輕於所與者也。乃余先人而數與。退者謙而彌光。而即處佐以相衡論品者。况而愈下。則君子固畏。或之視曾西哉。或之於曾西也。相與者諒。非一日。曾西之自命英未也。或知之矣。如其自命不凡。特以互證參觀者。使之反求其品節而設身處地。既若從卜氏拔燭即明。授傳之外。以自託知人。且素志者亦非一端。曾西之抗懷前哲也。或知之矣。知其抗懷有根。則使相提並論者。豈能姑舍平復株而度理揆情。不妨沿回賜執危師高執愈之詞。以自居而已。此或之期乎。曾西所由先舉子路。故入苟狹流俗之見。以相士則平生識鑒不無誤。規布衣被蓋見夫帷冠劍佩。未垂廊廟之勳名。而竟中有高子子路者。商榷又嫌於太極。則何如。假此為例。確寢其軒輊之微。分乎是間焉者。不滿於子路而姑以之試曾西也。此非或之意也。人既以先賢之名相周旋。所登肯應求。不敢輕毫。蓋誠見夫絳韻鼓瑟。同衍尼山之道德。而竟中存下子子路。蓋對舉似覺其不倫。則何如。先其所難。詒其品題之何似乎。是間焉者重視乎曾西而首推之。以子露也。此則或之心也。然而吾不敢謂或之真知子路。而始問其孰賢也。天下之能為子路者。莫以遙遠相望。之。將於子路。核其真並破於曾西。探其實也。或之探測亦機微然。而吾不敢謂或之不知子路而姑問其孰賢也。天下之可擬曾西者。何限也。以行行自負之子路。與臧短而榮是而忠信之懷。若以子路為眞明決之概。若以子路為程。不如子路者。如斯乎。或蓋謂治賦僕。何必非春秋之人。惟吾子分同私淑。庶幾為謂。則辭難曾及。非謂子路之後。紕未定。正以觀曾西之於子路。向背何如也。或之位置亦慎哉。至聞曾西之對。而始及管仲。或豈僅知有管仲哉。

吾先子之所從之曰。然則吾子與管仲。曾國。漢。寧先賢者。非自小不大降格而苟許與也。夫稱先子之畏。特不畏也。當子路耳。未嘗欲以管仲自處也。何或人乃降格而擬所與乎。今夫聞名賢而生畏心。勢必不輕於所與者也。乃余先人而數與。退者謙而彌光。而即處佐以相衡論品者。況而愈下。則君子固畏。或之視曾西哉。或之於曾西也。相與者諒。非一日。曾西之自命英未也。或知之矣。如其自命不凡。特以互證參觀者。使之反求其品節而設身處地。既若從卜氏拔燭即明。授傳之外。以自託知人。且素志者亦非一端。曾西之抗懷前哲也。或知之矣。知其抗懷有根。則使相提並論者。豈能姑舍平復株而度理揆情。不妨沿回賜執危師高執愈之詞。以自居而已。此或之期乎。曾西所由先舉子路。故入苟狹流俗之見。以相士則平生識鑒不無誤。規布衣被蓋見夫帷冠劍佩。未垂廊廟之勳名。而竟中有高子子路者。商榷又嫌於太極。則何如。假此為例。確寢其軒輊之微。分乎是間焉者。不滿於子路而姑以之試曾西也。此非或之意也。人既以先賢之名相周旋。所登肯應求。不敢輕毫。蓋誠見夫絳韻鼓瑟。同衍尼山之道德。而竟中存下子子路。蓋對舉似覺其不倫。則何如。先其所難。詒其品題之何似乎。是間焉者重視乎曾西而首推之。以子露也。此則或之心也。然而吾不敢謂或之真知子路。而始問其孰賢也。天下之能為子路者。莫以遙遠相望。之。將於子路。核其真並破於曾西。探其實也。或之探測亦機微然。而吾不敢謂或之不知子路而姑問其孰賢也。天下之可擬曾西者。何限也。以行行自負之子路。與臧短而榮是而忠信之懷。若以子路為眞明決之概。若以子路為程。不如子路者。如斯乎。或蓋謂治賦僕。何必非春秋之人。惟吾子分同私淑。庶幾為謂。則辭難曾及。非謂子路之後。紕未定。正以觀曾西之於子路。向背何如也。或之位置亦慎哉。至聞曾西之對。而始及管仲。或豈僅知有管仲哉。

爾何曾比於管仲
墨華集 莊曉堂
惟所擬之不倫，不以其詞之屬矣。夫管仲之比，亦何與前言大相
刺舉乎？何恙子曾西之怒之而偏之也？輒然曰：天下不入耳之言
十常八九，而斷木有五尺童子所差搘，乃出諸口以方諸人。如今
日之偏廢，以予為何如人？先始以先賢况予，謂予之抗心帝古，其
乃怨焉哉？計乎於天，怨焉又豈乎於地耶？予以先子謝爾，謂爾之
持論甚高，疎詫知料爾之一言以為知，不能料爾之一言以為不知。
如班處乾坤之中，固宜學帝師。布王佐，置身在庸耳。俗目之
外，乃不負七尺之軀耳。爾何知乎？予自束髮受書以來，未聞世間
有管仲者，往也而坐春風簷也，而餐化雨先君子之風流，如可接
遇。世稱孔孟，則一切亭亭物望，猶將奴之隸之顧，乃諭之顧之與
斯言何為至於我！生處夏商周之後，自應三二帝、四三王。袁紫
在參天兩地之間，則庶乎獨有千古耳。爾何謂予素絕口不言
之人，不問可知為管仲者治內也，而厭天保治外也，而惟宋據古
君臣之景運，尚可期也。如有王智測諸凡噴噴人口，甚者誅之族
之廟，乃縣之譖之，豈曾不知其玷矣？固有奇才傑出，遺過前人，而
或有時自比管仲者，必將有取處。至問其心之所安，則又夷然不
屑矣。予不能為比管仲，而實大乎管仲之人，則毋肯為譖管仲，而
不肖有比於管仲之人。不意予素心有未能共白者，是謂之咎也。
豈無自侈多耗，固知擇近而曰伊曰周，且曰管者，蓋亦太夸，而生
若其業之所成，則又更然自失矣。予雖不敢高比伊周，而反至不
如管仲之事，而究不敢下比管仲，而無備視管仲之心，孰知天下
事有大誤不然者，是謂之妄也。然則人謂管仲天下才也，予謂管
仲何足比也。爾抑知管仲果何如也。

管仲傳君以齊王
新奇集 何成麟
追論專且久者之卑宜王齊之挾所以禹夫仲之得君專行政務久
宜以齊致王也乃功烈之累為孟子所不願不可觀王齊之挾君
以乎今夫人委贊享君苟得身享國約疇不望其至主於王道
乃有委任既得其權莫建鴻猷於上國而惟縱持之有具可興
業於一邦則殊無輔治之不足以導人齒頰者何如圖治之得時
其惟我孫繼也曾西以管仲不足比誠以桓公之世無論豎刀不
能以齊王也易牙不能以齊王也閑方不能以齊王也即隱固曰
不能以齊王矣鮑叔牙亦不能以齊王矣實煩無更不能以齊王
矣為管仲者治於高陽雖射鈞時不思以齊王也而使相臣宜以
齊王受囚時不思以齊王也而兼沐後宜以齊王況公子糾戮破
王齊而不得以齊王召忽死欲王濟而莫克以齊王若仲得君非
不尊也非仲以齊王而誰以齊王者行政非不久也非仲以齊王
而誰以齊王者乃猶其必烈之卓若彼也而或以曾西比於是
故夫仲能據其一匡之勳得君即不尊尚可以齊王行政即不
久尚可以齊王將三十年王臣不下聘者肇其王齊之基四十年
列邦無私爭者聞其王齊之業從曾西且故為仲矣而孟子何不
願予吾見不以其君孰能以君王孫雖後百餘年歎君之是子
難與媲美也此何情後之恩王齊者之復有人也無如仲抵盡其
九合之功得君雖專猶不譽終不能以齊王行政雖久如不久終
不能以齊王織衣裳之會諸侯六究非王齊之謀兵車之會諸
侯者三究非王齊之謀是曾西早不為也而孟子豈偏顧和吾知
惟以其君寡不以其君王孫傳十餘世顧君之是子與之等夷
以此所以後之遇王齊者之大有人也夫恩王齊者何許人也孟
子也孟子與管仲世之相去遠矣雖日戰國時務縱橫捭闔者雖
管仲之功烈即隱惜其不以齊王復因公孫丑稱管仲之霸而
難論夫以齊王也何也以齊王是易易事也而豈待得君專哉而

管仲得君舉也。管仲之遇其才不副也。夫得君專而行政久，遇之隆也。功列之卑，非才不副耶？引管西之言曰：「千古有獨隆之際遇，必有獨傑之勳猷。」必有獨捷之勳猷，必有獨捷之動猷。乃不負獨隆之際遇，士君子蓋衡人物，欲觀其勳猷之大小，當觀其際遇之亨屯。其際遇多屯，而其勳猷未大者，蒙能不逢時。功名關乎氣數也。其際遇多亨，而其勳猷尚小者，治功圖近，事業未裕乎原也。則如管仲是矣。子以管仲比于子房，謂管仲之功高莫與匹也。殆謂管仲之烈大莫與不比，曾亦思其得君行政，何如耶？幹清有才猷，不患建樹之不隆，而患委權之不重。當有主知偶縕，而馳驅感激，旋踵已昭。世之管斯，即信任未深，而勳名自不淺也。而矧夫信任之獨深也？經論能素裕，不患敷施之不廣。而事奉執之無期。嘗有大任南膺，而安傾扶危，崛起已定中興之業。斯即事權暫託，而勳業且常昭也。而矧夫事權之久託也？而管仲何如哉？鈞衡濟世之謀，有大用者必有大效。四十年計從言聽，倚任切劘，樹立宜高。苟其奉正脩以爲治，將九合曾躊躇而爲百年樂利安知功昭天壤，而唐虞三代不假顧見於青海北河，碩輔匡時之畧有奇遇者必有奇才。十二會兵車冠冕，推布深刑，報功宜盛。苟其本天德以行王道，幫相揖讓，憲禮歸誠，而爲摩義漸仁安知篇著旂榮而抑傳氣號，不再主於臨淄，即器胡爲乎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而功列方如彼其早也。吾於是而感矣。英雄沈淪草莽，即欲偶逢推轡，展其致澤而無由，而乃帶鉤釋忍，遺獨處於三邊。書社榮封，寵更隆於二安。朕合以若人幸生斯會，大材其懷才待試之忱，想必有勛業壯行而不以府海官山為奇策，長民輔世而不以連鄉就里爲急圖。又何至如彼之卑不足道耶？升庸方任以大權，而庸祇以小職，治術失於心術，功勳溢而品格亦微。賢聖者死山林，即欲暫假谷柯，夫厥殊歎而無自而乃堂車脫囚，秉國約者數十載，葵丘既命，操政柄者半生，果脫令以若輩特出此時，一展其濟世安民之宏猷，必有勝變去穢而內政軍令之法無足繼，道一風同而山高珉馬之書不必讀，又何至如彼之卑無高論乎？布化已非旦夕而治化僅驗，點處事功本於性，功勳烈卑而人才皆顯爾。何曾此子於是耶？

為高伯佐者稱其遇因侈言其專且久焉夫得君行政即管仲之當路於齊也其專且久如彼不誠遇之極隆哉且士之漫沒而名不彰者大抵皆抱負非常而觀於遺蹟者耳乃有贊信奉宸衷倚任隆而鈞衡獨秉措施宏佐理成權重而機密常參受采邑者三百石居宰執者四十千試為之御殿生平可謂明哲相逢間世一遇君臣之際何其盛也爾以予比管仲將毋以管仲之得君行過人皆黜稱失彼者盡然古無囚奴而輔弼之司而愛皇祚在信任特尊於高國知舊崇備到齊臣中無此榮施也報禮受下卿分安微時而論世者尚援仲父之猶抑慕遺道從古無未偷撫軍國之路而亞卿重班聲名永播於時海知相位當居齊臣中無此彌遠也雖城書小嚴役及郎封而考古者恆披管仲之篇終詮措理以言得君蓋如彼其專也以言行政蓋如彼其久也自宋忠臣義士類皆為國恩深重祖稱懷恤蓋任有孤舉而心難自惟也以管仲之心委任固不言聽而諫行固何論政那以從而書體魯而反侵地始見其得君之相遇匪疏也夫固可感思知己者莫如凡頤輔名流莫不恨相事揚行設施未盡美在位不久即布化多疎也以管仲政府端居常任委鈞而列軸又何論莊十三而體先北齊僖九年而會卒娶頭始見其行政之成日孔長也夫固非夕陞晨升者矣吾於是為管仲之高聞列之初無難削平或威望日隆無敵敵君心之忌或經年而無端奪鉞相之權浸微而弊之幽囚矣浸微而出之浮虛更復假而加之斧鉞髡君與政文櫻其翠安坐得無行之專且久也若管仲則迥然異學然後遇二守不能分其黨民恆受服三子不能抗其權數十年勤相國家天若別創一絕無僅有之遭使歸仲者修障之以為快其際遇一何隆也彼管仲微者尚河言甚吾於是為稱管仲者告焉守成之朝正邪道沒俱而橫歸近情無沒俱而動忘宿將每浸微而職罷宰衡矣君與政通鑿其牘更何論專且久之竟如彼也而管仲則謂乎造矣或僉士得志寧輔而數在偏見或黜拂無常公府而幾同傳舍浸微而橫歸近情無沒俱而動忘宿將每浸微而職罷宰衡矣君其身名一何泰也彼抑塞久居者何殊絕哉

遇主甚隆雖為霸佐解矣夫使重權莫屬斯亦管仲之憾也乃彼其素其得君尚堪藉口乎且人苟為天下才也不患邦家之多事而惠人主之多疑至人主而亦疑才則却顧傍徨必無以自效百石居宰執者四十千試為之御殿生平可謂明哲相逢間世一遇君臣之際何其盛也爾以予比管仲將毋以管仲之得君行過人皆黜稱失彼者盡然古無囚奴而輔弼之司而愛皇祚在信任特尊於高國知舊崇備到齊臣中無此榮施也報禮受下卿分安微時而論世者尚援仲父之猶抑慕遺道從古無未偷撫軍國之路而亞卿重班聲名永播於時海知相位當居齊臣中無此彌遠也雖城書小嚴役及郎封而考古者恆披管仲之篇終詮措理以言得君蓋如彼其專也以言行政蓋如彼其久也自宋忠臣義士類皆為國恩深重祖稱懷恤蓋任有孤舉而心難自惟也以管仲之心委任固不言聽而諫行固何論政那以從而書體魯而反侵地始見其得君之相遇匪疏也夫固可感思知己者莫如凡頤輔名流莫不恨相事揚行設施未盡美在位不久即布化多疎也以管仲政府端居常任委鈞而列軸又何論莊十三而體先北齊僖九年而會卒娶頭始見其行政之成日孔長也夫固非夕陞晨升者矣吾於是為管仲之高聞列之初無難削平或威望日隆無敵敵君心之忌或經年而無端奪鉞相之權浸微而弊之幽囚矣浸微而出之浮虛更復假而加之斧鉞髡君與政文櫻其翠安坐得無行之專且久也若管仲則迥然異學然後遇二守不能分其黨民恆受服三子不能抗其權數十年勤相國家天若別創一絕無僅有之遭使歸仲者修障之以為快其際遇一何隆也彼管仲微者尚河言甚吾於是為稱管仲者告焉守成之朝正邪道沒俱而橫歸近情無沒俱而動忘宿將每浸微而職罷宰衡矣君與政通鑿其牘更何論專且久之竟如彼也而管仲則謂乎造矣或僉士得志寧輔而數在偏見或黜拂無常公府而幾同傳舍浸微而橫歸近情無沒俱而動忘宿將每浸微而職罷宰衡矣君其身名一何泰也彼抑塞久居者何殊絕哉

管仲得君 二句

管仲曾西

不為者即以其靈門人指鑑稱之高夫使管仲不僅以霸稱何不可為之有孟子志同於曾西正以其止於霸也且乃復豔稱之耶且春秋而陽治道不復近古而一二高世主之君專征伐主會盟赫赫以顯業著嗚呼自有霸而治道廢矣古治者方謂霸之得重臣也以寡策驅之國士也以庸人蓄之將足才者或多傾軋斯懷才者用是憂傷即論才者亦仰仰低徊而為之太息如管仲真已爾孔子於管仲不知予亦豈知仲哉今夫三代以上有奇遇者必有奇才三代以下有奇才者不必膺奇遇扶高舉伊呂之經綱所如不合一邑一官且有不能相異者又何望倚以心腹乎惟仲也身盡枉枯壯志鋪就而三章三沐之精忽來自三戰三北之僵脫羸囚於堂廡位亞卿號仲父一何知遇之奇哉吾昔管仲吾有感於管仲之得君也然吾見世之得君者矣出班聯而漏鉅晝微孤行道裏幽而進良謀事期獨創我大君亦願安承教謹奉社稷以從一旦參諸廷臣有以為優者之臣耳功業如彼其卑曾西之言衆議而中止即微力爭以明己意安見一傅之能勝眾咻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敵之此忠智之臣所由興嘵於掣肘也甚矣信君之難言事也獨至於管仲之得君則大不然夫桓公一中生耳而任賢勿疑雖聖帝明王無以異當其時國高二守祇幼其濟師師推其所左右主治者桓公而輔治之權實惟管仲專之管仲之廉然無論也其寵屬之時加已如微學問之深深無論也刀杖不敢妄生謹問仲以一身為將為相為師為儒舉盈廷之濟爲之者而揆其降王為霸之心則又大有為者所不看為也朱紹鑄蓋之儕非所以尊王山高收民之書非所以治國一時遊說之主盟擧一時仲父之壞名聞中更內而賓闇諸人外而狐偃孟明之流俗破步其後塵以有為於天下則管仲在當時亦未嘗無顯似凡有為者所共欲也兵車之節將以振軍威衣裳之節將以即孟子集中之言也曾西卑之而不欲為即孟子鄙之而不願為者也何也據以其廟也且夫廟亦何如者跡其尊周攘夷之道亦敬孤行道裏幽而進良謀事期獨創我大君亦願安承教謹奉社稷以從一旦參諸廷臣有以為優者之臣耳功業如彼其卑曾西之言衆議而中止即微力爭以明己意安見一傅之能勝眾咻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敵之此忠智之臣所由興嘵於掣肘也甚矣信君之難言事也獨至於管仲之得君則大不然夫桓公一中生耳而任賢勿疑雖聖帝明王無以異當其時國高二守祇幼其濟師師推其所左右主治者桓公而輔治之權實惟管仲專之管仲之廉然無論也其寵屬之時加已如微學問之深深無論也刀杖不敢妄生謹問仲以一身為將為相為師為儒舉盈廷之濟爲之者而揆其降王為霸之心則又大有為者所不看為也朱紹鑄蓋之儕非所以尊王山高收民之書非所以治國一時遊說之主盟擧一時仲父之壞名聞中更內而賓闇諸人外而狐偃孟明之流俗破步其後塵以有為於天下則管仲在當時亦未嘗無顯似凡有為者所共欲也兵車之節將以振軍威衣裳之節將以即孟子集中之言也曾西卑之而不欲為即孟子鄙之而不願為者也何也據以其廟也且夫廟亦何如者跡其尊周攘夷之道亦

曰管仲曾西

君齋

大是二萬卷

而子囊

一句

管仲集

管仲以其一節

同文書局印

而子為我禱之乎

校草集 黄烟

管仲以其霸王

筆新集 李之芳

管仲以其君一節

會革新船 便眾駕

管仲以其弱王
而霸國之功未知王

筆新集 李之芳

管仲以其君一節
人尊霸輔之功深許矣

會革新船 便眾駕

而子為我顧之乎
大賤自明其不屑而為之顧者謾矣夫孟子豈情為管仲意正辭
代為確之亦未嘗即曾西所不為一思之耳且大人顧望之所豈
可詆哉者乃人之顧非我之顧本不肯枉已以從其顧而以人之
顧刺焉我之顧或就謂我以同其顧往為此顧捨方將狃於私憲
試一觀前賢之論顧亦可憐然於所顧之不容訛也管仲者曾西
所不屑為而子顧以僵許我子之為我計也固復使我與曾西
又各存一見則我之所舉為武即曾西所不樂為我何復措曾西
以相繼此不堪曾西以相謀將必子之顧正合我之顧忘如是而
子之為我望也誠無能而我非久自離於曾西也生平志同道合
趨向正自無殊熟達子之為我顧者乃在曾西所斥之人也夫至
為曾西所斥而反疑為我所期可乎不可然而我不敢自外於曾
西也夙昔述聖攝怪私淑正自有數不謂子之為我顧者轉即曾
西所羞之人也夫既為曾西所斥而猶欲為我所顧能乎不能相
子之本迹方且庶我之不若管仲而因為我顧之夫使其人而果
可顧何至見病於曾西子不審曾西之不為而惟恐我之不顧也
我不識子竟居我於何等矣度子之初心方且其我之同於管仲
而乃為我顧之夫使其人而無可顧何不見許於曾西子奈何強
我以不顧而遠之曾西之不為也我不識子其視我為何若莫是
則子非情不知我也直并不知管西耳不知曾西故以曾西所不
為者望我而亦思我之與曾西所不為者抑子此惟不知我也始
先不知管仲且不知管仲故以管仲為可許而期我而試問管仲
之與我可相假乎而子為我顧之乎夫管仲如此而屡子可知矣
筆妙思精引人入勝是為紀述津逮

管仲以其齊王
本集卷之二
李文芳
譽稱高祖之功未如王齊之茂也。大霸微不足為，以管晏未聞王道耳。孟子廣迂之見，故特以王齊為言辨。今使功名所據，第惟是雄列辟疆四畝，此霸弱之極，未足語純王之治也。蓋治安於小，成功名盛而驕弱終弊，而治善於大，固運聖宏而規猷自造，以成常強。功利之論，遠識者且竊竊指之矣。豈知韋布雖無規乎，流大，固非沾沾淺近為也。孟子之卑管晏，必有所以高出於管晏者，而不第以齊弱以齊廢也。乃丑反舉而與顯而矜言之也，何哉？藉謂齊以長發禦之，今律以王獻之，則勤業猶矣。且則不以爲卑也。包茅之貢，齊於南孤竹之戎伐於北湖，雄風於渤海，謂其功直駕夫襄文莊穆而前諸推挽而成中主之名，擬以王治之恆宏，規模亦懶。丑則不以為固也。考諸春秋，一服挫風，追微角三章，垂職望於曉淵，謂其名直超乎項惠嘗，壯而上以君霸，以君顯，徵管晏不及此，而猶謂不足為無獨觀以且視齊桓，為可以肅齒之齊。孟子視齊不第為可以肅齒之齊，亦有天王之命，計不行大，相半歸於東國，則所以足見器量高超以乘時，參贊局於霸而弗動，遠塞限於顧而莫創宏機，彼東海之雄風，何由復西京之王業也。而且繼其深之也。自列國之鼎陵日甚，大局難猝於首領，則所以足抑絕首尾，假令城市堪期，起乎靈而式廓鴻闊，進乎顯而有聲，通體則下泉之原，而易為迴風之思。王也而孟子目憚，微期之，此蓋然曰：子言霸顯，何足以哉？吾思夫燕吾甚別，有所以王也。且夫上理雅興殊耳，或深沈大度，而王兼懂得偏安，或巧詐庸才，而王風未能大，必然非所論也。望秦廟而善全周河山，私知已有，窮而思轉之，猶設也。尺寸百鍊，決非若歷許辭咎之郎，俾堪小試，非然者，時會可取而功名苟就，區區斷繩之輩，不重為吾黨羞也。況且夫治平難猝，委身或歸率圖功而王獻未能遠布，或達四觀而王而不道，未覓清平而不必同也。過明堂而舍皇猷，氣消風慘，皆非然者，斧柯可憚而治績終卑，沾沾霸顯之議，豈足為國家福也哉？孟子蓋深信齊之可王，而重為管晏惜也。

管仲以其二句

鄉會僅見 彭瑞麟

管仲以其君霸二旬

文鵠集 高麗臺

管仲以其后霸

甲子湖北礮塞 王承樞

格陳霸離猶是齊人之見山大廟顯之功孟子非不知也且言管晏以之殆被見有霸顯矣且功為列侯畏服之班非中主所能自成也名為當時全慕之名非庸主所能自立也有翼之成者會盟秦檮而北海遂啟雄圖有助之立君臣錄汗懷而東海遂標全盟君善用姪實厚善用吾乃唯非常之功名其神於固其鉅也天子卑視晉墨抑知管晏所事之君乎彭翬之宏圖已蓋自勳成九合大風復見其使也初未聞揮旄之師有振興於檜陵無棣間者方物貢皆命令行也則會北杏而服南瑩功固極乎招撫懷遠之盛虞翻之雅奏云遼西樂召太師休聲猶尊其威儀亦不聞旌旗之主有終滿於柳塘太岱內者四孽寧斯一德著也則際春秋而荀躋成名更推以興號補助之豈其君偃然霜矣儼然顧矣俊能以之者誰哉今夫內婆有六外婆有三桓固素鮮指明之概况戎畝無厭力既足以抗衡楚晉不供心又難以凌服此即雖叔多智薄良是質君威亦第稍減也夫安必衣裳兵車之達為會此今夫論貴弗知畏大弗察莫亦未有強幹之木况崔歷縱奸事既易於相掩雜淫離禍排人難於大張此即三士爭功二惠競爽虎觀不過偶奸也夫何有尚撫羣刑之大可稱也然而管晏竟善所以宋謂宏猷非藉仲以施何掌草之前無建樹謂令聞非賴學以廣何詛祝之眾忽安悽如霸與廟固惟二子能左右也今即誰風已渺而奏一匡之勳猶到今而受謗修四鄰之疇直久敬以全免夫非赫赫若昨日事也名臣不多精矣往彼桓景二君應不料有此良俊才也而定霸無私爭彊其威者三十載通潤有寬政拜其恩者五百家諸上姑不生名俊桓將避襄穆諸公深惟苟未產賢則景亦血寒就為伍知霜血顛同機二子莫轉移也今即微童不仰而張四維以詳圖猶留即蓋之墮陳九淵以匡君尚記過臺之謠夫豈碌碌無奇者乎偉烈其各若宋度被管晏自愚當亦幸有此不世勳也而慘與辱並立霸業傳東馬一書刑與賦俱晦爛名載春秋一冊功烈如此而謂可卑視乎哉

管仲以其君霸
二句
文集集
高麗堂
豎稱霸國之功若難忘左右之者固莫能左右之曰以桓之霸蓋
之勳惟管晏以之丑故黜稱之而不能忘也以為人君抱有為之志
苟不得有為之臣則亦泯滅焉耳若夫君不必有郤臣能使之有
有郤獻紀載所及詳其君而署其臣此在史臣揚厲之體則然在
掌庭居坐論安得不對豐功偉烈而數佐理之為功大也管仲未
子不願為則不願為晏子可知矣曾亦思管仲晏子之君為何如
君子管仲之君則桓公也未得國失有子姓之變既得國又有垂
沫之財則最其霸也惟况乎附銅之召方新堂涼之因木釋假金
當曰者魯納伯施之言齊拒叔氏之薦山高弗伯東馬無間懷敵
毒於晏安誰實使讎風喪東海乃何以一匡九合而還王臣不下
聘者六十年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則管仲以之之功不少也或
觀狀三採四桓公不知富強之策也管仲導以官山府海土滿人
溝桓公不知武備之設也管仲教以東馬器車樹木樹護桓公不
知求賢之道也管仲進以長目飛耶他如上封禪及鄙赤里东
江淮及一芥三春又豈僅內業販法之是最多故齊自有管仲
至是比大懿創雷於天下征山戎則厥兄獻珠於伐孤竹則老康
諸遂委使南至檮陵北至無棣桓公之勤矣卒然所謂善因襲而
為勝轉禍而為福者管仲有焉恭印首止之間以之富君威於遠
姑者不猶赫若前日也哉晏子之君列景公也論世次弟管仲子
見論闡數陳將代夫妻則歛其祿也誰况乎崔唐之躍雨息虎門
之難又興假令當日者身殉莊公之死禍同屠史之肆流連弗憚
荒士不擣守瑟琴之專一執烹使全望著許亦乃何以邀殊補助
而撫勢直落乎中興督全同乎三歸則晏子以之之功正鉅也哉
胞冷邱一遊景公不知撫民之苦也晏子有桀紂趙異之間選舉
傾度謹慎詔作名顧於諸侯讓徇國不見舉於楚矣請繢堂且加
禮於晏矣使禱攝以西姑尤以秉晏公之聲施爛氣所謂君語及
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者晏子有周成國出鄭之舉以之揚
君休於宇宙者不惑推為盛事此皆管晏之功如此

管仲以其為奇 二句 甲子湖北硯寒 王承禧
復懼稱齊臣者，徒慕其功與名也。夫君之霸難何況真亦異夫以
之者且且故復并稱管舉之功與管非其累之極不能表職業
於當代也。非管舜之君不能與漢顯於來茲也。是功與名歸其君
不以歸其臣矣。雖然何不可歸其臣之有古今來危急之秋每時
一二臣匡扶之力若者功在九合君之功即其功若者名顯諸侯
君之名即其名其赫赫在人耳目者固已後先輝映也。夫功者何
曰霸是名者何曰顯是丑用是故以管晏之說追上世無據伐之
而自管顧昆蟲功稱夏史諸侯遂以廟於吳相廟亦有後復詔此
來者信義無以服人從正大出者也。權足以博遠則威更判矣。故
霸難乃謂霸於齊君則有足與。若夫齊之君亦豈能自斯無桓公
本中主耳。而又內有刁方哉。管臣之爭管外有邢衛三韓國之國
存主威督而兵減。德時勢不墮自相使其時閭事專於弗脩內政
胡以著黃休之奇哉。揚威弗蘭中滅胡以戰于戈之威何幸以
之若百管仲也。脫堂皇而君然已經會葵卯而君命咸進左之右
之。俾其君成不世出之功。迄今湘襄文王穆以前六十年王臣不
下腰三十載列辟無私爭表海之雄風如昨也。蹟時務者莫能倣
孰能如其奇功獨創也。昔中古洛鴻補之天。自衛武管仲風
詩列辟乃以顯尚矣。顧顧亦有攝革英明之辟。俟達自足沃心立
委靡之朝。忠言轉身匝耳則難易分矣。故幽默乃論衡於齊君更
有足重於夫齊之君亦豈能自稱哉。是公特庸主也。而又臣市錄
釜豆區之吏民傳謠貴欣贊之譖上多怨而下多撫。壯施幾難不
撫使其時春耕不補秋斂不助誰者相說之矣。說達臺無說路史
無規誰說既衰之國。亂何幸以之。若有晏子也。寬政行而君有殷
淵之令授並中而君能代督以稱。或推或機俾其君庸不可沒之
治。迄今仰頌惠靈莊而上歌功者。懿湯七葉。凡分極者。視感五百
而東藩之雅望猶存也。宣譽問者壯登靈敷不羨其盛名不朽也。
其管晏之功名如此。夫子猶以為不足為此

管仲以其君霸

富文集 曾師孔

晏子以其反手也

撫新編 潘選珠

晏子以其為與

版草集 謝挺芳

君非能霸之君以之者功成偉矣蓋齊桓僅一中生耳夫當其能霸者乃克霸焉非管仲其孰以之丑意謂春秋之天下一爭霸之天下也顧吾謂管仲非難創霸為難而五霸獨稱桓公為盛是特推崇其霸猶未深究其所由致霸且管本不宣有霸之先能濶聞其倡霸之為蓋亦思桓固何如主而乃以一匡九合之事屬之亦難沒乎管仲之輔矣夫子不賴為管仲抑何尊裡管仲也夫管仲相桓之日正桓公創霸之時當襄公之世無知遇亂於國連姬起號於桓父構搆於外齊即溴東海而破楚敗為功則其霸也難及桓公之世荆楚蠻越於南山戎備於北秦晉強於西齊即執誦生番而欲以尊龍觀則其霸也尤難而况齊桓中主也其謚之跡遠不如魯文其量之恢宏不如秦穆其氣之雄傑不如楚莊其志之遠大不如宋襄雖其時有地圖諸臣寡戚諸侯要不憲使之茲宣車使之圖強耳而烏足以霸然而霸矣孰以之管仲以之也弱莫大於率列橫以尊周而儻基一敗以後誰以其君尊周者惟管仲則能輔弼之會葵舉以之仲天王之大禁盟首止以之定世子之大治而且以之靖正夏以之懷天威人第知桓之尊周以霸而不知其有輔弼之者此固非管仲以之而何以諸侯無私征者三十載南征之不懈屈完以之微王祭之不懈而且以之戢強暴以之衛弱國人第知桓之推是以霸而不知其有左右之者也非管仲借號以還誰以其君授是為惟管仲則能左右之次召陵以之間南征之不懈屈完以之微王祭之不懈而且以之戢強暴以之衛弱國人第知桓之推是以霸而不知其有左右之者也非管仲如昨衛治者神往於府海官山迄今溫其地尤令人噴噴其讚仲之功於不雖然則仲亦人傑哉合櫟晏子以君顯夫子猶以不足為歎語無涉涉無不妄釋

更舉霸君者以相期不知王齊之甚便也夫以君霸猶之以君霸也何事矜言之哉五始不知王齊之由反手耳且夫執拘盧之見也管仲之霸君也丑身孟子之不為亦淺之乎視孟子宜且自省也管仲舉焉而益形志量之卑擴遠大之模者真陳焉而已見操持之裕盡輩未離乎雜霸雖壯語而仍屬可羞學不外乎統玉雖高談而殊為足據侈顯名者不免震而矜之稱王道教即在舉而指之也管仲以其君霸固已夫霸亦何足道假令管仲當日稍知數主於王道則齊廷之上有展布非常而指揮如意若即舉起有人痈亦微手而讓之安胡乃計不出此而僅以霸業開先乎乃丑則復舉霸君者以相矜矣曰晏子以其君顯榮雖之軌躅不殊乎歸上之路乃實其名者亦復為屈指計也柏臺之上涕泣明忠牛山之發喪歌示尊於管王之善何掩而聊攝車而姑尤西稱相葉者且共錄執鞭之甚春秋之著述無異於大小之臣乃炫其術者亦若為探客取也於是之張處其家一水火之激恐其不濟其於王道之行何稱而詛者寡而況者眾仰豐功者且產賤湫隘之舉收民乘馬同善仁恩誰謂即墨雖封不足轉為括時之強盛也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且夫窮年而莫擗累世而隸究務晏子所不疑為者也抱足一退令大聖人期月三年之效不得措手以恭厥城是其局量之淺規模之闊正與器小者同識而黜霸功以榮王道當有甘為其過且遠者况夫王道之成本自不勞猝力乎桓子猶不足為與且宜更然失矣免免君民之事榮而居者在於王齊之由反手而丑宜更然失矣免免君民之事榮而居者在萬世不在一時特恐代斷而或虛其傳則霸君者笑其求手也即霸君者亦笑其求手也有如一瞬易之際而舉計功謀利之間盡耳目誰謂相臣之偉烈悉從亟而莫為之後亦雖盛此傳晏子則又繼管仲而踵其後者也陳不足不給之尤何異凡三學三官之弗疑晏子則固有管仲以聞其先者也追知誠知寒之猶何嫌報一之善知敢頌所傳正不徒府海官山足擅其勢於前代是晏子與收民乘馬同善仁恩誰謂即墨雖封不足轉為括時之強盛也而晏子之顯其君者固在此也王朝唐下賓三之招史延鮮登尺四起正不偏算周推足續其美於前朝賢而謀省州之舉久居嗟丑之所稱不過晏子耳不過等於管仲之晏子耳而顧曰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且夫窮年而莫擗累世而隸究務晏子所不為者也後之欲為齊相者舍兩人將誰屬哉蓋莫為之前雖美其一之善知敢頌所傳正不徒府海官山足擅其勢於前代是晏子之以其君顯也何異管仲之以其君霸哉今夫晏子固效管仲之所為者也後之欲為齊相者舍兩人將誰屬哉蓋莫為之前雖美弗疑晏子則固有管仲以聞其先者也追知誠知寒之猶何嫌報三黃三沐之感則洋洋天聲名即俱與圖夫遠慕也而奇勳昭彰則揚揚其主德即無殊實攝其君威也而虛靖者皆謂誰謂耳目誰謂相臣之偉烈悉從亟而莫為之後亦雖盛此傳晏子則又繼管仲而踵其後者也陳不足不給之尤何異凡三學三官之鴻猷者也想當日牛山有憾久傳令德於齊邦即堵者令盡猶以奉命者凜天威之載是有晏子之譖并不可無管仲之霸也前碑之贊是有晏子之譖亦不可無管仲之霸也後起如有人祀廟而可溯也孰謂其卑無足論也其所不足為者迂疏寡效跡以謂其細無足數也哉何也晏子之顯君即無異管仲之霸君也

何夫子猶以為不足為耶

不盾為廟河難使即墨臨淄頻改其號奈何且之猶有所未信也

想當年格廟有歲久追謚言於廟庭即功垂敬服猶以仗義者主刑辟之贊是有晏子之譖亦不可無管仲之霸也前碑之贊是有晏子之譖亦不可無管仲之霸也後起如有人祀廟而可溯也孰謂其卑無足論也其所不足為者迂疏寡效跡以謂其細無足數也哉何也晏子之顯君即無異管仲之霸君也

卷之三

文獻集 劉文輝

墨子以非攻

後生二等一名趙一德

管仲集

河館一書 整序

斷而斷同功。南禽齊臣而神往焉。大墨子之功，似不得與管仲並稱。不知以君斷者，嘗是與霸同功也？且所以並全其人而神往，則直後人甚不思追配乎？前然然使功業不足以相繼，則後世論定之無由。合其人而並傳之，夫惟固時達其難非同招安在後人。不充確前勤，則為督歷而廢譽。有聞於先亦有燭於後，如遇其人於心自間也。桓公之薨，管仲以之起復，百齡年闇度不之有中。主如桓管，而齊不聞再霽，則有功於古者，猶稱管仲焉。可矣，而後世何以管晏並稱哉？誠進之，晏子管仲有奸邪而然不顯，乃富榮高枯，侈威肆比周之聲。晏子獨貳切隙陳而省刑，頌明主萬物當年德己，著乎相胡漢遠而猶以售之。未勝反覆，遺稿何兩人之經濟相得也！若之深晏安而名不顯，乃溫厚深沈，撞鍾磬女之時。晏子獨抑揚風雲而興發綱韻，萬想當年名軒，尊於紀會，盡而不聞內空之爭流。故管晏生前，則兩人之維持相等也；是則以其君顧要子之功，何殊管仲哉？昔謂晏公踐位之日，貨東壁豆區金錘，已移六柄於私囊。聚則侈靡，賤則傷廉，躡責誰張？四維於民間，縱使謠誦登山，非魚心於慕治，要不得不俎南伐北伐，東畧西畧之盛蹟，獨著奇勳，抑知晏子相齊之平競也。定則不違，卜於二三子，即所以定民居，諷厚微而得望，詔乎後祀，凡人即所以成民義。終至爭言懷，雖克自躍於德間，又何謂哉？山高水長，輕重九府之奇才，追揚賢相，五不繫合而忘也。當世不乏名才，以餓食牛而著籍，西掖理鉛而爭朝南服，大固窮屈，是較之却足无賴。五君星推隨，會周相三便，是美圖飾舉，勤勞而銘春秋，亦何獨冷有也？而晏不若襄公，說隆匡。平仲復舊，委姓姓姓，八年傳道，卽舉其名者，心早敢為相傳，或圖亦多於後。在管仲，孫首難於管，則別半歲於晉，亦而鑿壤共其真矣。油乎國子，如檮二寺，常謂世祖子尾，愛憲二惠足彌強家，輔家君而昭威列，又何時是？有也，而晏不若，觀君者，猶威固穴於冥機，斷君者，仁言更替於當時，感懷久搘，國中思其人者，若存卓點為之，竟管仲晏子，何如人也？又何疑晏子之功不如管仲哉？

嘗於顧君之功者若不異於霸高夫舉子即龍虎居宜足為孟子道乃策之者若謂齊君之難假妻子不及此今大權足以服人則為霸霸則未有不顧者也豎聞訥取視霸有間矣士君子得其而駕宦不敢浪淫無能而或不能顧可豈苟和而不同以光我寧君揚名境外則懷持無與也天子亦知舉子之功何如乎山高馬堵高誰為顧執有舉子可爲性烈也長治之雄風未泯尚克寧歸座而焚春秋首止召陵諸營久無洞音有舉子可迎前光起後易之鴈鹿猶存每滿湖蕩漾而此徵角零鶴景子初事靈公以從衛力行稱穆事莊公而任之曾雖見譏於叔向而後晉為二郎昭朝敵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晏庭戎郭御封少水以報平難德而有功如此若吾知其必有以也然猶不足以見舉子其君石景公者是時歸貴驛載一言省刑其他寬政雖闢去禁薄故頤於國也其於晉有酒如飴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固有志於顯矣其後次垂丘而伐河內會脾上而救荀寅功烈非卑也於毫端井而取輪會吳谷而歸田抑亦顯矣况北陝之伐幽尤曷日乎廬塔終臺泣牛山為孺人牛而折其齒君子頤讓其義能奉小樹創美哉國美哉室內推富強外無侵侮景公固非庸主亦以情滿空閭路寢罷左右之如復其久且專營園幸有舉子之任處隱陽為壽賊公室殊甚式微矣顧亦宜可易哉然而轉附朝構可比朱王之廟恭惟舉子有以啟其碑發也寧近廟址也顧鄉但其卜高者耳治碑並有爭心螭委蛇無可助旁其君之幽似更微於出目然而脚攝姑尤得光太公之榮若假妻子有以廣其觀特也越城石脫因神車崩處亦其偶然者耳顧舟豆孤赴亦疑示夸之過猶然就是祝史無詩反覆於鬼神之原如斯其懇切乎晝相道進不以心卒使豆區不達未遽歸於流水景公可作廟亦唯長不六尺之姐萬夫即連臣嬖妾亦疑無術以揚非然就是唐臣相使論辨于天地之禮如此其詳明乎大夫通燭從事非但父母妻妾大半因而舉火晉仲有知應亦快後餘百年而有女子呼盟於黃而蒙其嘉號矣亦知微夫人之力不足以匹晉仲哉夫子猶少之乎

有深詳其不為考其別有所優為也夫管仲晏子管晏所樂道其為也乃曰王齊猶反手謂非別有所優為甚且戰國有孟子將以有為也然此其人不足觀所為之大無其過不足觀所為之神若力卽古人以例今人論世徒守拘虛之則而秦大法不期小效卽治無同指掌之輕洁沾焉寡闊夫曾謂之姦亦未知大有為數其功為至宏其姦為至捷也以君勸以君勸管晏之在齊固與東方朔輩後然豈有指亂反治之于反一世耳法半之字者乎且何深討其不為而復重念乎管晏子也彼蓋見平淮天矣稱勳名遺著於當時乃管晏雖智算權謀陳相助功名之赫隆自古為昭使謂諸子可建殊猷茲不遇宰尊齊祖娘更前賢之班拔又追乎基楚胡秦功業誰與諸侯此乃管晏高傑獎此民望交推嘗譽之據殊於今為然使謂假手能成偉業度不過齊驅並駕直歸往哲之勤猶不足為丑蓋未知孟子之所更有大於管晏也丑亦未知孟子之為更有神於管晏也丑因是而有所疑孟子能不因是而表所達哉官山府海之雄自可定中以圖治懷聘才於小補安得以前人之謂管晏僅諸侯人內聖外王之學自可確指而奏功興王業於臨淄何妨以產世之勤猷自明於當世以齊王猶反手管仲晏子誠不足為無甚古而欲追王伯保無支拙之頹然亦程所以為何如國耳晏踏魚鹽之壤督督自可有為而使勤學壯行得於姑尤脚攝之國而神其秉要將有僥倖心不必懷遠而相謀齊王當陽無煩獻可而君否安邑毫鄒之驟然人為之而歡然不足彼為之而竦然有餌管晏有知鹿亦自愧其為而退謝不敏也夫何殊使臂使指燭居今而欲建王廟並無精撫之可處然亦視所為何如人耳福世長民之道抱机甲深夙諭向使御耶勃日得此得惟守先之士而大為更張將治秦大司計等一匡而九合功列小就非徒薄賦而省刑弊岐鑄洛之洪創人為之而繢來以成彼為之而指揮卑定管晏可作當亦其差其為而誰復未還也夫何煩或推或挽哉若管晏者才非大用而治僅小康有為者亦所不屬也烏足擬致王之奉于耶

謀事甚多以左氏傳為主以墨子春秋史論為輔題中字字不離他的實是有題外聞信實頗勝若與此均當退金

晏子贊

卷之二

晏子春秋

管仲集

奇也

卷之三

以齊王由反手也

呂岱一名
其政實

呂岱一名
馮俱如

有便於歎王若可極之反手焉夫王齊高出於霸顯矣乃振之以反手其所以不亦大乎且今之歎王者甚得一振亂反治之才古而平定其亂延頤望太平天下健深脫擇出身立即治吾人莫定指揮試為俯仰者則易俟而王實有能左之右之暫時無如不得握手同耳子以霸顯稱曾晏子得無謂會集冠冕羣侯皆惧半而聽命爭附著春秋盡皆拱手而上願爭然吾更大有所以出在此施廢而寫心誠之謂本不以招撫懷遠遠莊與國則戢雖風而道沒王風喪前則為一匡猶剛為一統發東山而說王氣憲方若可指陳試目而觀角逐之時又不以命中代興僅求繼舉則法決者還歸翠蓋此以齊王之說也且夫天下之大非可以力征以勞也我之王齊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有張其爪牙以謀我者則我鳩蛇豕師擾我邊機械陣則我雖微王如其嗟我內何有據其咄咄以拒我者豈惟我鋒精特以連我命行虎牢則我雖可王如其制我制何有勝其指揮以攻我者猶無獨扣我關連諸侯侵我海則我雖欲王稱其括搘基更有因其腹心以絕我者般可憂不此陽血可殺不我服則我雖即王我其支離甚然而吾以齊王均無虛計也猶反手也指畫而陳勢等王齊者似不若王秦然猶百二之河山當有違眺東西然而見天子氣者則秦以陳寶為美之行齊亦以翻鳳為應圖之兆此六七相干戈相尚底定者屬之何人乃四塞抗敵可以奠王基之固五家共衛可以興王者之治與古帝王共其昇平而徒於表海確封懷金堆寶之推化子情也得處於中原豈曰不知誰手也麾肱而成大定其功無瑕實信之富吾儒獨乘手而無策也故指屈而計與國王齊不如王楚則既厥折之強底留有來朝博望殿然而執臣子禮者則楚難莫淺水之金陵可耀明堂之玉宇也五百年前運初解旋轉者操之在我而以唐無外轉隸無根據其規以大升中東海西河崇其制燭後龍於元后誰曰無所措手也擊楫而誓淮濟其效固可切指晏吾人舉手而無能也晏子可無望霸哉

渭川風生軒轅覽舉興贊華貴

王不同乎霸顯大賢決所以於齊焉夫齊固可以致王者此孟子直決所以非破舉王以點霸顯乎今以儒士而上論王猷動形迂濶以季世而侈註王業輕卑倚秦似亦施行無自免抑知有可定若中原大商建功致治苟在強強無可挾者卒世全橫信位漢祚默保騰算以經邦之偉畧立不世之奇勳歷此中功效所呈本原所稽首非權謀弱霸所能擬哲嗣管學之君霸顯而外別無所以矣吾且全其次而承其上易霸顯以王道之隆吾且去其辭以策其猷追霸顯以王風之雄不禁喟然於王矣自軼里連禪之說起而勞香印治執漢室圖顧子弋日發尊王得屠慮名而奮發為堪稱王自多庶業些點陰謀而崇德化所當左提右挈別垂一統之規自互區補助之法行而黜威謀敵略知毋寧私惠相濟王政之大理已泯而缺為有任王盡之不當可期也庶功利而流聲厥而手端者乎誠使吾得藉手於齊而言聽計從將見不計日而奏庶若乃舉齊而委於齊則致王之機非吾叩頭仗策時所可目觀而手端者乎誠使吾得藉手於齊而奏則其更張之謂也取假仁假義之為鬼反而為營救燒安之治則所更張者在一邦然規模所顧震古贊今共觀大同之治吾思乎王吾念乎齊吾無患乎所以矣曾是齊也不可以之王乎叔世譏三代之治舉全每易賢人不知輔世經倫乎存度內而數施所及直可使中天之景運重創見於一邦之大而經畫決於彈指之間蓋以學道之躬而蒞茲民也則其轉移之謂也取長可求成之術畫反而為存神過化之施則王厭之遠而復齊得假手於吾而施行措正將見不崇朝而卜王化之相成無以凝之殆由反手然後則其更張之謂也取假仁假義之為鬼反而為營救燒安之治則所更張者在一邦然規模所端者又在一世然滿次及於一世之遠而規為定於指掌之舉其要以圖之固不出吾手矣特一反之已耳而何捷如之反則其轉移之謂也取長可求成之術畫反而為存神過化之施則王厭之遠而復齊得假手於吾而施行措正將見不崇朝而卜王化之相成無以凝之殆由反手然後則其更張之謂也取假仁

由反手也

宿言王齊之使以其羸弱之不足為也夫天下莫便於反手而王齊由之此志子實見其然而亦惜以是霸顯之不足為耳謂且曰子令者以當局則吾因謂濟之倚吾如左右手也乃以管晏之功猶若屬吾之力不足以勝焉其知吾所如雨而如捐者更有什伯千萬於是而卑卑者不足道矣子亦知吾之視王齊何如者才非素儕庶事或相周而坐用乃以吾而用於齊則足王之本非吾幼學壯行來所為心雄而手書者乎權非專權當權或制肘而多庶若乃舉齊而委於齊則致王之機非吾叩頭仗策時所可目觀而手端者乎誠使吾得藉手於齊而言聽計從將見不計日而奏庶若乃舉齊而委於齊則致王之機非吾叩頭仗策時所可目觀而手端者乎誠使吾得藉手於齊而奏則其更張之謂也取假仁假義之為鬼反而為營救燒安之治則所更張者在一邦然規模所端者又在一世然滿次及於一世之遠而規為定於指掌之舉其要以圖之固不出吾手矣特一反之已耳而何捷如之反則其轉移之謂也取長可求成之術畫反而為存神過化之施則王厭之遠而復齊得假手於吾而施行措正將見不崇朝而卜王化之相成無以凝之殆由反手然後則其更張之謂也取假仁假義之為鬼反而為營救燒安之治則所更張者在一邦然規模所端者又在一世然滿次及於一世之遠而規為定於指掌之舉其要以圖之固不出吾手矣特一反之已耳而何捷如之反則其轉移之謂也取長可求成之術畫反而為存神過化之施則王厭之遠而復齊得假手於吾而施行措正將見不崇朝而卜王化之相成無以凝之殆由反手然後則其更張之謂也取假仁

樹義立堅選詞無懦弱推辭作

革新端沈景闡

且以文王之德 五句

辨新編 指文稿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食草新編 許男

武王周公繼之

文稿集 你春祖

門人重稱周德而明其致王之難。夫必有文王以開其先，武周以繼其後，而天下始治。周之致王，誠難矣。然而未知其故也。因舉以延孟子曰：今之修陳功業者，莫不曰：五帝可六，三皇可四。雖不欲求諸三代以下矣。然彼雖以古人之功，不難見於後世，而不謂今人之能，可奏效於崇朝。是蓋深知古人創業垂統之艱卓，已闢其口而罪之亂也。不遺遺弟子之惑，如夫子王齊及手之說。若今夫王天下者，要必使車轍同乎九州，無一隅或阻其聲教恩澤，流於萬國，無一人不受其帡幪。車轍同是之謂治恩澤流是之謂行此非王者之盛德大業也。予設使當是時，一夫不獲，必敢然。曰：吾之德薄，何猶未治於天下而沛然以行也。蓋王天下之效甚，而功之難，有如此者。而夫子乃以反手之勞致之，則是存神過化，無以擬其功也。雷厲風行，無以喻其效也。夫太古以兩音不知，已若舜之承堯禹之水舜皆庶庶而無為而治，後世或以反之之聖間，征誅之局，亦非弟子所震於替降此。若魯文若秦穆若楚莊雖幾幾乎政令行於天下，而假仁假義賢者羞之。以此言玉夫子必別有說矣。佛已以文王論夫文王有宜王天下之理，有可王天下之機，保在小民，恩鮮及祿，眾雖坐致獻，獎貢雖而無所慚，享國者五十受命者九年，宜極之制禮作樂而無弗備，非如是，則是收穫可不居武王之同心同德，無所用周。

公之多材多藝，無所施也。而文王顧未遑致此。蓋頃庸創制，非旦夕之功也。聞國承寧，是累世之效也。直橫當日江漢化矣，箕窪尚鉛，服闋處內，咸知伊猶炳矣。告君子讀書至此，猶疑周之積功深，則是收穫可不居武王之同心同德，無所用周。

武成仁將以三分有二終無乃自丑思之，或失示人以王業之艱難，故進之又久以待武王周公之繼之也。繼之而弓矢之鋒，然後承以誠，抗明輔之治，然後宏以官禮，據六州歸化之基，然後同百國，皆西向冒之德。然後卒成于兆民。嘗曰：大物未集，予小子承之，永厥志此之謂也。世之論者，徒見武成作多方，靖無黨無偏道，王之道來，事近天子光以為周之德行於天下，何其大同也。而豈知百年以前猶未如此之治哉？夫文德盛矣，然而莫為之極，雖盛，傳猶其如是，故至今頌文王之德，即猶武周之功，不竟。

聖以承而治始盛，更行之不勝，數焉。夫統天下之大而化行，盛治也。文豈不當有此而生出於繼而後滅者，豈聖哉？且自古聖王國治必非徒以經理宇內之禁，責成於再世，嗣起之人，乃人安為懷不必忘乎天下而究不得皇皇然急求乎天下。迄今尚溯成周，而惟大廟之精久始光者，半由前人，亦半由後人也。以文之德，百年未治，然則終文之世固未有大行之日也。夫求大行於文，以理論之，亦不為幸。脫令當回者，果有二之歸心，收兒童之全局，一旦化微明堂，辟蒲廬，奉正朔，姜華，車書，煌煌乎，盛治遐邇，及身早，顯雖有仲子發耀序，並俱焉已耳。季子且多極奉法焉已耳，又何經營焉？乃曰：今思之，則未嘗不歎文之童，有賴於武王周公也。夫之必在已，開之諸可知也。想當年度訓文酌已極，織造之，維織所，有織者，禁止蠻夷，獨持武威，才大告弓冶，既良不可無算，表之織，織之必其未竟，之織可知也。想當曰：矜械青綫，已建本枝於不接，所猶恆者，美傳，廢趾未開，官禮之成書，則織之之人，非文王之所甚望哉？然而織有難者，當腹唐虞之世，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有織而已，無所為織。此誠古帝之公綱，忘私乎，亦以織起之，觀其人耳。自禹以下，始有織。夫子嘗言：敬織禹道而必曰：承曰敬，誠重之也。誠難之也。况我周世，世傳，傳莫如文王，械權而人能官蒙，且即武周之繼其大行，亦有難，難乎，未可必者。夫興我小邦周，克民用，肇造茲區，夏時惟有歷年，夫無援四，寡弱，萬國，卒，武稱民，受舜命，故得以降在帝之靈，還延至歲，使上帝無錫齡之祥。宗子公稱家相聚，著於永清大定之日，而謙以大行焉。嗚乎，賴哉！武成半身，金匱有聲，算之數，公早就寢，無論孟津大會，尚書空紀伐也。豈非極盛之下，難為繼哉？雖然有武王周公，往以武周而分言之，陳帥，班野有武，而若可無公，大誥，皇門有公，而若可無武，此而民始附，獨未敢曰：已治焉。已安焉。於此而謂下武繼文，有聲繼之，足以分著者，此乃敬勝義，勝武，改繼之於元公，勤施以請恭，先孚先公，繼繼之於周王，受命以繼天祐，顯文王誕育之母，而以兄弟之二難，表君臣之一德也。就兢勤，應其幸有此，克家之令嗣矣。以武周而合言之，發粟散財有公，而不可無武，制禮定樂有武，而不可無公。此繼之當以合見者也。乃義德，容德，公有所未及者，武克繼之，多能克，修武，有所不足者，公復繼之。夫若恐文王遭。

見文王必待武周之繼而後可銘鑄經義論古有識

文王何可當也

六七作
大顯文革
詩傳

由湯至於三句

孟子一斷
感學錄

由湯至於武丁二句

接華集
王廷璽

大贊重視周王。物與其所取事者之先焉。夫文王惟克辟可當湯。而武丁無為矣。然勿鳴樹木至於武丁也。其間賢聖之君不約計。六七作賢。當思仁者。無能取特卓拔。其倫下。萬國崇榮之邦。直欲上空。往古。掩百王。雄望之優。論者何必爲之過。訓未盡而曉前顧後。威震敵謀躬膺驗之。先期而乃更。雖國天授。俱詔聖而益明。此河有天子威望之著。未嘗不仰首伸眉而爲當日之肅。則增色。山湖以載言。王齊反手。試文王不足法。培未就。文王之所處。思之耳。夫文王者。聞曰。月之晦。闇生。歲之戶。庚虞以從一人而已。持十易於。憂。禱。禱。禱。持照環。四瀛於。舜。治。禹。澤。地。誕。農。業。莫。假。天。乙。祭。林。之。舊。山。保。生。暨。不。間。高。宗。鼎。進。之。物。立。他。賢。聖。之。基。所。能。及。斯。何。可。當。此。蓋。貧。無。爭。三。皇。步。而。五。帝。趨。三。王。驟。而。五。霸。驚。之。論。知。所。以。別。文。王。而。未。如。所。以。表。文。王。自。來。英。主。每。乘。德。而。觀。之。知。有。以。算。文。王。而。未。如。所。以。等。文。王。從。文。帝。好。修。奇。衡。而。商。賈。天下。羣。高。其。東。向。讓。三。南。向。讓。再。之。風。焉。此。照。煦。爲。仁。才。不。以。貌。之。瑞。晶。瑞。北。繼。國。之。獻。而。論。之。知。不。足。當。其。晦。晚。也。祖。二。皇。而。宗。五。帝。子。三。王。而。孫。五。霸。合。文。王。不。最。也。河。輸。五。老。之。符。而。孟。津。未。渡。火。弭。九。嬰。之。烽。而。炮。烙。蒲。降。天。下。羣。高。其。東。向。讓。三。南。向。讓。再。之。風。焉。此。照。煦。爲。仁。才。不。以。貌。之。瑞。晶。瑞。北。繼。國。之。獻。而。論。之。知。不。足。當。其。晦。晚。也。祖。二。皇。而。宗。五。帝。子。三。王。而。孫。五。霸。合。

觀。之。知。有。以。算。文。王。而。未。如。所。以。等。文。王。從。文。帝。好。修。奇。衡。而。商。賈。天下。羣。高。其。東。向。讓。三。南。向。讓。再。之。風。焉。此。照。煦。爲。仁。才。不。以。貌。之。瑞。晶。瑞。北。繼。國。之。獻。而。論。之。知。不。足。當。其。晦。晚。也。祖。二。皇。而。宗。五。帝。子。三。王。而。孫。五。霸。合。文。王。不。最。也。河。輸。五。老。之。符。而。孟。津。未。渡。火。弭。九。婴。之。烽。而。炮。烙。蒲。降。天。下。羣。高。其。東。向。讓。三。南。向。讓。再。之。風。焉。此。照。煦。爲。仁。才。不。以。貌。之。瑞。晶。瑞。北。繼。國。之。獻。而。論。之。知。不。足。當。其。晦。晚。也。祖。二。皇。而。宗。五。帝。子。三。王。而。孫。五。霸。合。

而。嘆。天。之。往。遠。矣。惜。也。大。易。之。爻。僅。載。鬼。方。之。志。僅。人。性。知。武。丁。為。伐。叛。賢。君。耳。而。其。實。經。禮。秉。哲。者。且。應。作。此。同。為。賢。聖。同。推。天下。商。品。薦。而。六。七。王。之。禮。潔。殆。相。繼。而。論。次。於。人。間。此。九。圓。命。代。論。天。下。旅。土。芸。芸。六。七。王。之。政。令。治。久。而。常。新。於。耳。目。也。而。當。日。之。天。下。可。想。於。國。都。猶。經。再。還。而。邑。之。既。者。社。仍。未。慶。則。蓋。令。所。及。天。下。固。怡。熙。無。異。而。况。數。十。懈。之。間。其。後。先。嗣。服。皆。有。深。仁。厚。淳。以。潤。濟。民。隱。乎。庶。民。也。自。乃。相。乃。父。世。世。被。之。饑。食。儻。服。曉。遊。其。間。諸。國。時。時。望。崇。山。風。梅。而。願。國。家。有。萬。年。之。壽。也。今。既。典。則。云。這。安。而。望。崇。山。而。遠。者。三。宗。有。共。敬。哲。王。之。代。山。裕。夫。天。業。著。事。所。猶。且。以。弓。冶。之。傳。諸。諸。子。況。其。主。極。之。玉。水。也。此。於。以。知。武。丁。之。流。光。前。烈。而。自。先。王。先。世。稱。之。其。服。教。畏。神。生。其。世。若。同。時。見。這。邑。共。殊。而。炳。天。子。有。百。祿。之。賛。此。而。新。秋。社。諸。鉅。儀。不。輝。燭。於。六。十二。神。四。十四。神。之。報。由。渴。至。於。武。丁。其。問。登。封。受。祿。若。如。此。此。文。王。之。禮。未。易。達。治。於。天。下。也。而。天下。然。莫。最。當。文。王。而。尚。疑。其。不。足。法。與。

論。壯。氣。局。大。是。李。石。堂。一。輩。人。年。榮。尚。謂。其。易。變。乎。

議。論。壯。氣。局。大。是。李。石。堂。一。輩。人。年。榮。

且。我。周。自。后。微。臣。至。昭。考。而。卜。世。卜。而。大。政。西。京。之。非。論。若。并。推。美。於。十四。王。尊。頤。盛。業。紀。羊。朋。裕。光。而。昭。代。之。廟。承。勿。替。而。祥。微。歌。凱。勝。重。熙。累。治。勝。朝。之。景。漢。秦。極。試。即。開。國。而。進。考。中。興。舉。凡。克。家。令。子。有。道。曾。孫。足以。解。子。姓。之。世。昌。若。大。國。一。屈。指。而。可。續。其。教。焉。否。高。大。王。不。足。當。矣。夫。文。王。非。繼。湯。而。王。廟。乎。吾。言。文。王。發。進。者。復。王。舉。勤。不。足。不。承。耳。祖。宗。之。舊。傳。之。子。孫。而。創。業。國。繼。守。成。更。不。易。當。亦。激。情。所。深。為。貴。望。者。於。一。王。之。後。其。累。仁。繼。德。亦。必。間。有。消。失。之。才。所。處。者。復。編。英。明。不。能。掌。得。耳。父。兄。之。蒙。間。以。子。弟。而。才。者。見。少。不。才。常。見。多。當。亦。民。情。所。未。能。快。慰。者。矣。由。今。以。思。殷。何。如。哉。夫。殷。之。天。下。固。賢。聖。相。繼。述。之。天。下。也。順。天。革。命。以。來。天。下。頌。武。王。之。懿。施。此。實。殷。有。天。下。之。始。此。乃。復。賢。聖。之。繼。踵。而。嘆。天。之。往。遠。矣。惜。也。大。易。之。爻。僅。載。鬼。方。之。志。僅。人。性。知。武。丁。為。伐。叛。賢。君。耳。而。其。實。經。禮。秉。哲。者。且。應。作。此。同。為。賢。聖。同。推。天下。商。品。薦。而。六。七。王。之。禮。潔。殆。相。繼。而。論。次。於。人。間。此。九。圓。命。代。論。天。下。旅。土。芸。芸。六。七。王。之。政。令。治。久。而。常。新。於。耳。目。也。而。當。日。之。天。下。可。想。於。國。都。猶。經。再。還。而。邑。之。既。者。社。仍。未。慶。則。蓋。令。所。及。天。下。固。怡。熙。無。異。而。况。數。十。懈。之。間。其。後。先。嗣。服。皆。有。深。仁。厚。淳。以。润。济。民。隐。乎。庶。民。也。自。乃。相。乃。父。世。世。被。之。饑。食。儻。服。晓。遊。其。间。諸。國。时。时。望。崇。山。风。梅。而。愿。国。家。有。万。年。之。寿。也。今。既。典。则。云。这。安。而。望。崇。山。而。远。者。三。宗。有。共。敬。哲。王。之。代。山。裕。夫。天。业。著。事。所。犹。且。以。弓。冶。之。传。诸。诸。子。况。其。主。极。之。玉。水。也。此。于。以。知。武。丁。之。流。光。前。烈。而。自。先。王。先。世。称。之。其。服。教。畏。神。生。其。世。若。同。时。见。这。邑。共。殊。而。炳。天。子。有。百。祿。之。賛。此。而。新。秋。社。诸。鉅。仪。不。辉。烛。于。六。十二。神。四。十四。神。之。报。由。渴。至。于。武。丁。其。问。登。封。受。祿。若。如。此。此。文。王。之。礼。未。易。达。治。于。天。下。也。而。天下。然。莫。最。当。文。王。而。尚。疑。其。不。足。法。与。

由湯至於武丁 二句

紫陽院譯 陳焯

楊李文萃 魏錫可

由湯至於武丁

墨華集 溫汝起

商代多賢聖之君，因周王而稱及高夫。由湯之武丁二十有二君而聖賢者六七作焉。其世傳不亦厚哉！當觀堯舜時帝運之然至後嗣而象賢。上自禹開王運之始，不敬傳而明德已衰。每傳然於極盛之難為繼矣。洪惟有商章宗，經治以一聖賜累朝之澤，即

以累朝承一聖之休。迄今考其傳不令辟有不勝指屈者。猶相見世德之昭彰也。吾謂文王何可當哉？以文固耀渴而王者也。則試由昭代建典之精以溯賈朝創定之原。元氣發解而後受命，用

於九閭所處者，冢君不祿。既雖言父子作述之隆而嗣位在嫡，母祖不克。善承相訓則庶矣。綿延誰其守子氏之典章而振興功

於六百載。自狼獻瑞之年，肇域已競於四海。所處者都邑，既

不免滿折離居之憂。而桀世非至昏且弗能太極。王曇則雲：初似蠻嶺，其蹟湯孫之基緒而誕無實於三千傳。雖然此豈足為湯處

無間。昔商家之紀，見夫聖哲傳流賢繼統，慎使德懷永固。斯乃太甲之所以任阿衡也。蓋殷恭深嘆異斯乃太戊之所以猶詳

之。亦猶其躋湯孫之基緒而誕無實於三千傳。雖然此豈足為湯處

百年聞知之聖文。庶近湯之休，而順六百祀佐命之天。潛實先文

子氏之興，正迺繼湯而耀世所稱。受命不殆，若恃賴武丁。辛夫是可福撫焉，而一為餘論矣。子稱文王而吾謂何可當哉？誠以數五

而王當曰：吾輩顧用欺。九閭是式底矣，來享一總。肇問天迪，格係

繼繼承水，至於武丁。蓋猶繼武王載旆之精矣。而與所以弗替匪

年者，固由湯啟之也。謂豈為之前輩美弗計？謚澤服於侯封，相土

留揚其烈湯之先，其為發祥也已遠。雖商王未得奔走已同乎商

也。語叢葉者必溯自鳩房，發力之年謂莫為之後。雖感弗傳，昭知

於嗣服祖甲，亦著其稱。武丁以降，其為迪哲者有微而作舟，攸

繩四方也。越至武丁，舊學甘盤等求傳說其輔助。小彭一代中興

有惑矣。追却盤石之甚，要視乎建瓴之得地。降上帝而觀萬國，後

世所為卜王廟之鑑也。祖自書成豐沃，湯始釋予楚之惑，而其後

禱耿遲遲，屬復遙山之鼎下。迄武丁，氣蒸殷蕪，越老僥僥令城邑不

無而仲士不罹。安明屋廟亦足徵氣脈之不祥矣。而告廟有人

持以繕承烈祖耳。否則安技難承太極宗人，未義深怪一傳而已。

算乃湯自式圖表，止未與而太丁不祿矣。木幾而外，內不祿矣。奉

之永遠其安，乃湯自是。邑庭都木幾而仲丁盡棄而未繼而至。甲

道相承不廢而續亡。漢耿矣，攝趙同傳，亦足見宗祊之無定矣。而

盧陵御心安得雖繼無繼以至於武丁。新主荷興之地，必期朝野

之永遠其安，乃湯自是。邑庭都木幾而仲丁盡棄而未繼而至。甲

道相承不廢而續亡。漢耿矣，攝趙同傳，亦足見宗祊之無定矣。而

涉河有底，得以遵輔大休耳。否則在位皆勤淳之，而裕尊安坐，惟

中榮而已。見傳，則安得跡歸延頸以至於武丁。大抵前代云江

通相承不廢而續亡。漢耿矣，攝趙同傳，亦足見宗祊之無定矣。而

餘其禡難以燭耳。渴至武丁，其垂祚之永，非僅如禹至少康也。而

上不制縱游之聲，下不察寇難之萌。是宣獨傾高后之神靈哉。

夫敵賢繼焉再傳而厥緒已疏，至少康乃復其道。休第汾流澤集之

起也。清哲發祥之運，聿彰祖烈於龍旛。權伐侵陵之功，或亦如文武至宣也。而

天心於維鼎。今雖時移代謝，尚得由丁已改元而上，患心以溯其本朝之謹。凡有可以媲美其隆也哉。

嗣五斷始本朝之謹。凡有可以媲美其隆也哉。

聖傳之君已六七作焉。其後，

賢聖之君已六七作焉。其後，

聖傳之君已六七作焉。其後，

賢聖之君已六七作焉。其後，

翰詞詰暢，是當行出色之作。